

離騷經 屈平

长篇传记文学

毛潤之

庸攝提 李友剛 著



今惟...
...初度兮肇錫介以
...紛吾既有此內
...辟芷兮紉秋蘭以

月忽其不

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
...歲兮可不改此度也永懷



離騷 屈平

长篇传记文学

毛潤之

庸攝提 李友剛 著

今惟... 初度兮肇錫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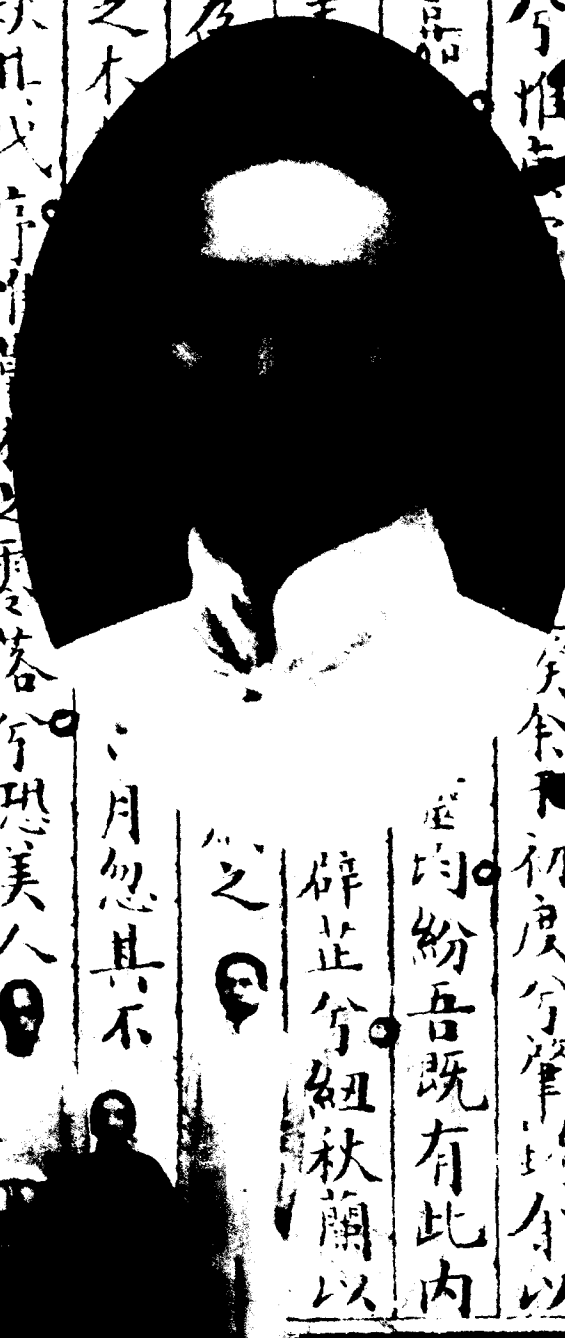
嘉... 紛吾既有此內

美... 辟芷兮紉秋蘭以

之... 之

之木... 月忽其不

秋其代序... 兮恐美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润之/李友刚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8

ISBN 7-80094-569-3

I. 毛…

II. 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267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71 千字 插页 2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 价:21.80 元

在中国的中南部，有个湖南省。湖南省的西南部有个湘潭县。湘潭县的西北部有个韶山冲。

子夜刚过，以韶山冲为中心的地区下起了雪，大大的雪片，稀稀的，从天而降，在空中走着不规则的曲线，落在韶山冲，落到农户的屋顶上、山上、树枝上和地上，落下后就化了，落到水塘里的化得更快，失眠的鱼儿甚至能听到雪片落到水面就融化了的微小的声音。

渐渐地，雪片大起来，扬扬洒洒，密密麻麻，越下越紧，韶山冲的草房瓦屋、山丘沟谷、枯树衰草、褐石红壤，很快就变成臃肿不平的白色，到天快亮时，这白色已经有厚厚的一层了。

这是那年冬天韶山冲下的第一场大雪，是韶山冲的农民们盼望已久的。农民们这些日子，在家人间，在邻里来串门时，免不了要议论天气，埋怨老天爷为什么还不下雪，别是睡觉过头而耽误了时间，他们害怕不下雪会有瘟疫流行，瘟疫一流行，什么猪啊，鸡啊，鸭啊，就会染病，就会死去，而死去的病猪病鸡鸭，扔掉给狗吃又舍不得，自己吃又不放心，拿到附近银田寺去卖又提心吊胆，生怕被认出来，做亏心事总是会心虚，只有老油子除外，而韶山冲的农民中，老油子不多。绝大多数的人淳朴厚实，他们不愿自己受无补偿的损失，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损失转嫁给别人，所以他们害怕不下雪会流行瘟疫，也担心田地里的庄稼被冻死，冬季的庄稼要盖雪被。为了家畜的生命安全，为了来年有一个好收成，他们眼巴巴地盼望雪早点下来。

雪，这个农民的希望，农民的贵客，在子夜后姗姗落下，它悄悄地降临，没有把熟睡的人们惊醒，它是善解人意的，它知道，冬天的夜晚，是终年辛苦的农民们放心休息的最好时刻。

韶山冲的南岸，有个上屋场，上屋场住着两户人家。两户人家共一个山墙，东头的一家姓毛，西头的一家也姓毛。

不说西头。单说东头。

鸡叫三遍后，东头屋子的房间里，双人床上响起身体压床板的吱吱嘎嘎声，随即传出一个少妇的呻吟。还在鸡叫头遍时，她就被腹痛痛醒，她尽力克制，没有哼出声来，这时，她克制不住了。她的丈夫是在梦乡中，在逛银田寺的米市和猪市时，在嘈杂的人声中接收到这一遥远的信息。他从床的那一头欠起身来，问：“怎么啦？”

妻子呻吟了一声，说：“怕是要生了。”

中国的南方不同于北方，睡具是床，不是炕，因而冬天也就无烧炕一说。冬天睡觉，对南方人是一桩畏事：晚上怕钻被窝，因为被窝冰冷；早晨怕出被窝，因为脱下的衣裤冰冷。这位丈夫因为听了妻子这样说，只得鼓足勇气从床上爬起来，颤着牙穿上棉裤棉袍，从枕头下摸出火柴，点亮桌子上的桐油灯。

让我们借着这黄白色的桐油灯光，来端详一下这个男人：他还只有二十三岁，由于终年劳累，额上已经有了隐隐的皱纹，只要他把眉头往上一推，皱纹就一条条出来，长年的重体力劳动，磨练得他骨骼粗大，肌肉结实，他的略长的脸孔是健康的黑红色，又淡又软的八字胡则是刚刚蓄起，当他转过身去走向妻子的床头时，凸现在灯光下的是当时全中国男人脑后都拖着的一根粗长的发辮。他姓毛，字顺生，名贻昌。

毛贻昌走到妻子的床头，撩起一边的蚊帐挂在帐钩上，俯下身

去，问她是不是起床，他已经把妻子的衣服拿在手里，衣服就盖在被子上。拿掉衣服后的被子，可以看见，被里是土白布，被面是一块印着几朵大花的绿纺绸。

妻子没有理他，仍在呻吟，毛貽昌仍俯着身子，有些不知所措，尽管妻子的面庞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影里，但他知道，大他三岁的妻子是显得那么年轻，她的年轻的面庞是那样端正，他对她端正的面庞是那样熟悉。那是他们结婚八年来他天天看到的面庞呀。他捏着被子的一角，想掀开又没有掀开，他怕看见妻子的满面泪水，但又无法消除她的痛苦，正在他干着急的时刻，听到妻子忍痛说出的一句话：“快去请接生婆吧。”

毛貽昌素来精明，反应灵敏，这一刻急得糊涂，经妻子提醒，他转身奔出房门，把灯火带得一明一灭。他拉开门闩，打开大门，听到的是习惯的门轴的吱扭声，看到的却是今年的头场大雪，他明白了刚才穿衣要颤牙的原因。他呵了一口气，双手对插进袖筒，跑到西屋邻居去叫门，但男人在床上回答说女人两天前去了她娘家还没回来，毛貽昌没问是不是不回来了，赶紧又跑到稍远的一户叫毛三婆子的孤老家。

等毛貽昌带着这位毛三婆子风风火火跨进家门，正好听到婴儿第一声稚嫩的啼哭。伴随着这个婴儿第一声啼哭的，是漫漫冬夜孕育出的黎明，是这一天的白天的开始。

这原是平常的一天，这一天，地球上有成千成万的婴儿从母腹中脱颖而出，但这平常的一天却因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这个男婴的降生而变得不平常起来，历史将永远记住韶山冲上屋场这个男婴诞生的日子：公元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接生婆已经忙活了些时候，毛貽昌插不上手，便跑去厨房，抱

回一捆木柴，架成一个简易火塘，拿稻草点上了。

拨亮火塘，毛貽昌从接生婆怀里接过婴儿，借着火光审视这个粉嘟嘟的宝贝。宝贝用小棉袄裹着，只能看到他的粉红色的面部，他的下巴左边有一颗小肉痣，毛貽昌没看真切，以为是粘上的饭粒，用手一抹，才知不是。

火塘的火不大，光亮只那么一团，毛貽昌想仔细看看婴儿，就把他头下脚上地倾斜，面部朝向火光。血液涌向脑部，婴儿不堪倒悬之苦，头向两边转动，毛貽昌的头也跟着转，就像兵油子走在路上和来人过不去，非挡路照面不可。看看不行，毛貽昌腾出一只手，按住婴儿的脑袋，用力不大，一按吓一跳，以为脑袋全是肉，不像有颅骨，赶紧松了手，想一团没定型的肉不要随便捏弄，免得弄坏了。

毛貽昌看着怀中的婴儿，似曾相识，他想起在襁褓中夭折的两个儿女，他已经没有了第一次做父亲时的喜悦，但仍感到手中的份量，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那就是，一定要养活这个孩子，为了传宗接代，为了继承家业。

早饭是毛恩普做的，恩普是貽昌的父亲，他叫貽昌早饭后就去岳家报喜，岳家在湘乡县四都唐家坨，距韶山二十多里，中途要翻一座云盘大山。饭端上后，毛貽昌看是昨晚的剩饭，只是重炒了一下，一粒一粒，又黑又硬，便泡上开水，就两块酱豆腐和辣子，喝了一碗。放下碗筷，他问妻子把胶鞋放哪里了，妻子在蚊帐里问怎么不穿棉鞋。毛貽昌说，下了大雪，穿着棉鞋，去时不要紧，回来时就难说，人一踩雪就化。韶山冲的土地是江南有名的红壤，下雨或化雪后就有暴泥，非常粘脚，一脚下去再提起，跟着起来的就是一块小锅盖，甩都甩不掉。

从毛貽昌家到岳家的那条路，冬天不常有人走，那天的雪路上是貽昌留下第一行脚印。他一脚踏进岳家门，就高叫：“七妹生了，

男伢!”

七妹就是文七妹，他的妻子。

岳父正坐在堂屋的火塘边闭目抽烟，听了女婿的报告后他睁开眼睛从嘴里拔出烟嘴，连声说“好！好！”

岳母正在厨房腌肉，以为不知来了哪位稀客，来不及擦手，掂着两只小脚到堂屋，听女婿重复一遍后，乐开嘴：“恭喜恭喜！”她让老伴陪女婿聊天，自己去张罗中饭。

张罗这餐中饭是一个例外，因为冬季农闲，白天也短，为了节省不多的粮食，以便春夏秋农忙时多吃点，维持体力，农民们冬天是只吃早晚两餐，不吃中饭的。

岳家昨天刚杀年猪，是十年来最大的一头，掐头去尾，净重一百八十斤，鲜肉装在两只箩筐里，还没腌完。岳母挑出一块好肉，切下两三斤，全切成两寸见方的块，在大铁锅里炒好后，加水炖上。她让九岁的大孙子运昌在灶门口往里叉稻草把子，自己去屋后菜园里扯几根大蒜。

文运昌干活很卖力，他喜欢玩火，稻草把子叉进一个，没等燃完，又叉进去一个，等他祖母回来时，灶孔已被塞满，里面光冒烟不出火苗。她不得不退出两个把子，再把剩下的拨燃，刚把里面的拨燃，外面的也猛地火起，差点燎掉她的眉毛。

她朝大孙子努努嘴，让他去请祖父摆桌子，生炉子。她的老伴叫文芝义，她从未这么叫过他，当面称“你”，不当面时随孩子们的称呼。

文芝义正同女婿交谈，听到指示，便把饭桌拉到屋中央，地面不平，桌腿不稳，他找出一块木片垫上。摆好饭桌，他又从陶罐里夹出几块木炭，扔进火塘，待烧红后，夹进土炉子里，把炉子端上饭桌。运昌又去报信，祖母端来砂锅，是满满的肉块。砂锅坐上炉子，

不一会汤就滚开了，满屋飘荡着肉香，撒上大蒜后，香味就更诱人了。

毛貽昌鼻子闻到香味，把消息传进肚里，肚子里一阵议论，嘴里一阵潮湿。他早饭本来就没吃饱，加之走了这远的路，早就饿了。岳父母一叫，他也就不客气，坐了上去。此时不吃，更待何时？岳父陪他喝酒，岳母在旁边催他多吃菜，问肉的味道怎样，他说味道蛮好，肉很肥，只是不太辣。岳母赶紧踮着小脚去厨房找来几根红辣椒搁进砂锅，用筷子翻进锅底，顺手给他夹了几块肥肉。貽昌告诉岳母说，自己家里也就这几天要杀年猪，本来猪是早该杀的，一来生意和家务忙，二来想让它再长一长，就拖下来了。他说，猪没这大，膘没这厚。

岳母忽然说：“你看我喜得都忘了，你打算给伢儿取个什么名字？”

毛貽昌红着脸说：“老祖宗已经订了族谱，我是貽字辈，他是泽字辈，就叫他泽东。”

岳母说：“泽东好，这是大名，你还得给他取个小名。想好没有？要是没想好？我看就取个皮实些的名字，好养活些。”她本想提先前两个儿女没养活，但一想不吉利就闭了口。过一会，才说：“我们后山有个龙潭坨，坨口有一块大石头，高两丈八，宽两丈，人称‘石观音’。石头上修一小庙，远近有名，常有人来烧香磕头，灵得很。你看就给伢儿托托福，叫他石头好不好？”

岳父接口说：“这伢儿是老三了，我看就叫他石头三。”

毛貽昌想了一想，说：“石头三不大顺口，干脆就叫石三，叫起来方便。”

酒足饭饱，毛貽昌坐回火塘边，拿起烟杆。他从烟袋里捏出一撮烟丝，装进烟锅，烟锅伸进火塘，两腮一瘪一瘪，烟雾就从嘴里出

来，这意思是点燃了。

毛貽昌抽完一袋烟，拍拍膝盖，说时间不早了，要赶快回去。岳父母不便留他，提出一篮鸡蛋，再提出一块没腌的肉，找根扁担让他挑上。

出了村口，碰见一个熟人，是熟人，毛貽昌却没认出来，因他戴着帽子，脑袋全装在里面，只两个眼睛和一张嘴露在外面。听到招呼，貽昌走近一看，叫起来：“是浑浑啦？”

浑浑拉掉帽子，说：“不是浑浑是谁？”

毛貽昌问浑浑干些什么，浑浑不接话，反问貽昌有猪卖没有。貽昌说猪倒有一头，不过要自己杀了吃。浑浑说他家的猪刚杀了，淘米水、米汤白白浪费了。

浑浑见毛貽昌不做声，以为他要急着回去做生意，就问他米的生意如何。貽昌说：“米生意蛮好，一天能赚一袋烟钱。”

浑浑不满地说：“没必要瞒我，赚一南山也是你的，我又不会去抢了来、偷了来。”

浑浑见貽昌望了下天空，扁担第三次换了肩膀，说了几句话，各自走路。走了几步，貽昌转过身，对浑浑说：“忘了告诉你，我刚生了个男伢。”

浑浑说恭喜恭喜，到时去吃喜酒，心里却嘀咕：生伢子的事倒不瞒我。

毛貽昌来时是逆风，这时回去是顺风，他一个人，挑着担，加快了脚步。翻过云盘大山时，在最高处，他放下担子，面向来路，解开棉袍，敞开胸怀，让热量消散一些。他感觉身子发热，但手脚冰凉，凉手一摸两颊，烧得烫手，这都是喝酒喝的。

毛貽昌本来喝不了多少酒，一喝脸就红，今天喝了三杯，是因为菜好。桌上没有别的菜，就一个炉子，但这就足够了。他实在饮

佩岳母的一套做菜手艺，光说这炖肉，又嫩又鲜又不腻，那味道好极了。

貽昌咂咂嘴，看看身边的肉和蛋。见篮子的竹篾上有一抹蛋青，他翻出一个坏蛋，这可能是挑着走时给碰坏了。他想，坏蛋，表面上是看不出它的坏的，但只要一留心，坏处就露馅了。

毛貽昌看看天色，那一团晃眼的白光已经西斜，他扣好棉袍，挑起担子，又望一眼满山光杆子的树木，想起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这山里有虎，只是自己从没见过，想哪天能预约一下，见识见识。

过了三十天，就到了为婴儿过满月的日子。这天，远近亲戚和貽昌生意上的朋友都来贺喜，从近中午到晚上点灯，貽昌的酒席摆了十几桌，烧酒喝完几坛，猪吃掉半头，鸡鸭鱼和萝卜白菜更是不计其数。

毛貽昌是同生意上的朋友围坐一桌。生意人总愿意同生意人在一起，交流经验，为以后自己能多弄一点收入。他们边喝酒，边谈生意。这些人个个好汉，都是豪饮，貽昌也稀里糊涂被灌了不知几杯，反正是不少，当然是醉了。

貽昌第二天早晨醒来才知道，亲戚朋友们昨天就走了，只两个人留宿，一个是岳母，一个是湘潭县城同他合开米店的毛经。毛经清早起来，叫貽昌没叫醒，就走了，貽昌起床只看见岳母一人。

昨天的客饭就是岳母做的，今天早晨她又把剩菜热了一下。她没让貽昌的父亲动手，嫌他做的菜不好吃，他能把猪肉做出萝卜味来。

吃完早饭，岳母交点代为接收的人情账，嘱咐貽昌好好照护妻儿，说家里有事，就回去了。走到屋门口的水塘边，她又嘱咐送出来的女婿一遍，要他好好照护妻儿，不要一门心思想着赚钱，钱是可

以赚的，是应该赚的，没有钱是不行的，是不能养家糊口的，但不要一门心思想着赚钱，要分点心照顾妻儿，要照顾好。

十天之后就到了阴历的新年，也就是春节。毛貽昌的家里自然又热闹一番。年三十那天，文七妹天没亮就起来下厨，貽昌劝说让他来干。七妹说：“我想好好坐我的月子，可是我不记得你会做饭，吃倒是会的。”

毛貽昌改口说：“我不是叫你不做饭，是说洗东洗西的事我来做，免得你被冷水一冰，落个后遗症，就是一辈子的麻烦事。”

文七妹看他一眼，没说话，裹上一条头巾，就忙活起来，忙着煮猪鸡鸭。猪头、猪肉和鸡鸭是作为敬菩萨——神佛的供品。文七妹是信佛的，像她母亲一样。她的家也像她母亲家一样，堂屋正面，供着佛龕。佛龕搁在一块小小四方木板上，木板由两根细木棍担着，两根细木棍有一头被削尖，平行打进墙里。墙壁是土砖砌成的。

七妹煮好肉食，吩咐貽昌摆供桌。貽昌不信佛，思想挺先进的，但并不自命清高，又是现实的，他不干涉妻子的信仰，反正神佛又不真吃供品。

毛貽昌把饭桌摆到佛龕下边，再拿抹布在桌面上抹了一抹。桌子年前洗过，是搬到水塘码头去洗的，手指被冷水冻得又僵又红，又僵又红的手指捏着菜刀，在桌面刮下斤把油垢，现在桌面还满是被刮过的痕迹。

毛貽昌把装供品的大钵端来，就搁在痕迹上面。这是一口样式奇特的大钵，是在烧制过程中压扁了的，貽昌买它只花了五个铜板。貽昌这时注意力不在这口大钵的样式上，而在钵里的供品。供品上香气蒸腾，猪头上插着一双筷子。他拔出筷子，吹一吹蒸气，戳掉一块嫩腻的猪肉，替菩萨先尝尝供品的味道，香喷喷的真正可口。

文七妹要貽昌去放鞭炮，貽昌不慌不忙，装上一锅烟丝，就着灶孔里的火点燃，取下烘在灶上的鞭炮，提着烟杆，出了大门。

自从第一场大雪后，又下过一场大雪，但小石三满月以后，雪就没有再下过，禾坪上至今还残留着不清洁的白色。

毛貽昌站在禾坪中央，把鞭炮放在地上，直着身子，把烟锅凑上去，响声就跟着起来，把旁边一条看热闹的狗吓得身子一倾，撒腿就跑，跑了十几步又站住，继续看。

放完鞭炮，貽昌回屋，七妹正从地下爬起，在拍膝盖的灰尘，他知道，妻子刚才是在给神佛下跪了。

七妹对着貽昌欣慰地说：“今年我们家是最早敬菩萨。”

毛貽昌说：“再早菩萨也不领你的情，不会替你插一茺秧，割一把谷。”

“不是要菩萨插秧割谷，是为我们消灾免祸。”

“我料想菩萨也不会插秧割谷，要插秧也是粗一茺细一茺，一行一行弯弯扭扭；割谷呢，也是半天可能割那么五六把，说不定镰刀一滑还会把指头割破。”

“指头割破了还要你出药费。”文七妹看他一眼。

毛貽昌忙说：“那倒不至于，扯把草药敷上就行了，墙角的蜘蛛网也行。”

七妹说：“不同你说了，该吃团年饭了。”

正午，吃团年饭，菜碗摆满了满桌，吃饭的人却只有三个：毛恩普、毛貽昌、文七妹。小石三不吃饭，闭着眼躺在母亲的怀里，还只会吮奶。

吃完团年饭，三人自觉分工：文七妹洗碗，把熟食收进一口大缸里，缸口用竹器扣上，一来挡灰，二来防老鼠掉进去。

毛貽昌装点门面，门框上的对联是上年春节贴的，颜色已经淡

白，撕起来一点一点，很是费劲。

毛恩普抱着小孙子，一直站在旁边看，这时插口说差不多了。貽昌便刷上米汤，贴上新对联，鲜艳的红色，平添一种喜庆气氛。

对联是请教书先生写的，写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是老掉牙的话，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中就包涵着人们的普遍愿望。

恩普看了对联一眼，虽不识字，认不出什么意思，总觉得不会错，儿子就是比老子有出息。

看完贴对联，恩普抱着小孙子去左邻右舍闲逛，听远远近近的鞭炮声，炒豆子一样，整个韶山冲像是活起来了。

转了一圈，转回来了。在紧邻的西屋毛家，刚好要放鞭炮，孩子们全围上来了。恩普看到这一副情景：鞭炮可能受了潮，响起来有一声没一声，闷闷的。有个小孩拣到一个炮子，看看没有引线，随手一扔，刚一出手就爆了炸，而且就这一个的声音最响。还有个小孩，已经走过好几户人家，炮子装了大半口袋，有引线没引线的他都要。这时也忙着抢，别的小孩敌不过他，没他手快，他捡了又一个装进口袋正弯腰捡下一个时，口袋里的那个炸了。那是一个大炮，把口袋炸穿一个洞，鞭炮就流出来，这次轮到别的小孩来抢了。自己捡了半天的鞭炮被人抢去，衣服又被炸了一个洞，想一想就要哭，他哭起来了。恩普见他哭得伤心，说服小孩们把鞭炮还他，让他回去跟妈妈好好说，免得挨一顿打，自己也抱着小孙子回到家来。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毛貽昌起得挺早，起来一看，晚上下过雨，残雪不见了，禾坪上鞭炮的纸屑还在，浸在泥里，他后悔昨天没有扫一扫。

进来一个小男孩，挎着一只软塌塌的布袋，手里拿着莲花落，手一扬，那两片竹板就响起来，清脆而有节奏，演词也好，不是假大

空话，是实话，恭喜发财，多生贵子，这些祝辞说到貽昌心坎里去了，很高兴，想接着听，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因为小男孩已经说到“不要光只顾了听，早点给钱让我走路是正经。”貽昌赶紧摸出三文铜板，交给他，想一想，自己手上又留下一文。

小男孩手里掂着两文钱走了，文七妹也就起来，她是被莲花落敲醒的，醒了就躺在床上听。起来是做饭，在厨房门口往阴沟里倒水时，差点倒在一个人的身上。从头到脚溜他一眼，是个乞丐。她没有道歉，乞丐先开了口，是说祝福的话，说把家里吃不完的剩菜剩饭，赏他一点。

文七妹平时都是给米，只过年时给菜。她转身进屋，乞丐等在外面。

等文七妹再出现时，乞丐的心跳起来了，他怕穷眼昏花，再一看，还是那样，是一块挺大的熟猪肉。他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块猪肉，眼眶有些发热，七妹接着说的望他过个好年的话，终于把他的浊泪催下来了。他走过千家万户，看惯了白眼，受惯了训斥，他的心已经麻木，独有今天却为这一座高大草房的女主人的慷慨和善意而感动。乞丐也是人，不过命运多舛，而沦为乞丐，维护不起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但他也有一颗人的良心，这颗心能够感知好歹善恶，歹的、恶的，他得罪不起，他不露声色，但当那双看惯歹和恶的眼睛忽然不预期地发现一个好人的善心时，他感动了，他将永远铭记这个好人的一颗善心，他要把这份对善心的感激传给自己还未成年的儿女。这块熟猪肉，他是带给孩子们的。孩子们是无辜的，可是，就是因为降生在这一个贫穷的家庭，而注定了一生贫穷的命运。做乞丐的父亲，从心的深处，觉得对不起他们，他决定委屈自己，而换来儿女们的吃食。但他决定不再来上屋场，他不忍心再接受女主人慷慨的施舍和善意。他承受不起。我们不知道这个乞丐叫什么名字，只

知道韶山冲的人们从此再没有看见他来过文七妹的家。七妹也再没有见过他。

文七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这个乞丐艰难地远去，转过弯就不见了，她叹一口气，转过身，丈夫正站在身后，面无表情地问：“又施舍了？”

文七妹说：“我佛乐善好施。有就给一点，人家太可怜。”

毛貽昌正要接话，听到屋后有隐隐的热闹，那是锣声。婴儿哭起来了。七妹进房去，安抚自己的宝贝。貽昌打开堂屋的后门，看到是玩龙灯的来了。

龙灯是每年春节都有的，走冲串户，一为热闹，二为挣点油盐钱。毛貽昌有两年没接待他们了，为此被人嘀嘀咕咕，说做生意赚了这么多钱，掏出丁点都不肯。这话传进貽昌耳里，他很生气，想做生意赚点钱也不容易，肩挑手提，还动脑筋，要是凡做生意就能赚钱，世界上就不会有赔本一说，要是做生意赚钱容易，恐怕一百人中就有一百人去做生意。想发财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些话貽昌只在心里，不往外说。人免不了要被别人非议，没事也要给你议出事来，有事就更不消说；照例是曲解，嘴长在别人身上，本人不能禁止。非议就非议吧，貽昌不多管它。不过今年要接待他们，添了儿子，他不想放过每一个庆贺的机会，何况自己挣钱也确实比许多人容易些。

玩龙灯的人也知道今年毛貽昌会接待他们，玩过后面一家，就到上屋场来了。一群孩子跟在后面。相互打过招呼，龙灯就玩起来。貽昌找出几个鞭炮，想炸一炸玩人。他当过兵，学过瞄准，这时正用得上。他的目标是玩龙头的人，趁那人正玩得起劲，貽昌一个炮子丢过去，正丢在那人的小腿上，被炸得一跳。玩龙头的技术高，也最累，裤管卷到大腿根。被炸了一下，他就乱跳起来，后面的阵容也跟

着乱了。他的乱跳是防备再被炸，但他的头套在龙头里面，看不见貽昌，貽昌却能看见他，瞅准机会又炸了他一家伙，围观的人都笑了。幸灾乐祸是某些人的本性。

龙灯走后，文七妹从房里出来，把婴儿放进摇篮里，继续去做早饭。

吃完早饭，毛貽昌和文七妹各自换上新衣，去小石三的外公家拜年。小石三是用箩筐挑去的，另一头是礼品和一块小砖头。在外公家，小石三成为人们的宝贝，被抱来抱去，他自己却只顾闭着眼睛，时不时从小嘴里吐出一缕口沫来。

文七妹不愿公公一人在家里冷清，第二天就打发貽昌回去，只她母子二人留下。七妹同母亲谈家常，谈起怀里的小石三，说一儿一女早夭，担心这孩子又根基不稳。母亲建议她去坨口庙里拜佛，保佑孩子的平安。

她真去了。

为表示虔诚，她还决定从此吃“观音斋”，就是吃素不吃荤。为了自己的儿子，母亲是愿意做出一切努力，付出巨大牺牲的。母亲对儿女的爱，是忘我的，无私的，不是吗？

文七妹带着儿子，在娘家住了不短的日子，貽昌接她娘俩回时，已经到了春耕，各家各户都在忙着要插早秧了。

文七妹是看着儿子渐渐长大的。夏天的晚上，在水塘堤上乘凉时，小石三躺在她的怀里，顺着她的手指看天上的星星，其实小石三还看不见，他的目力还看不到这么远，还不知道星星是什么玩艺；但他是知道水的，他天生的和水有缘。在晚上洗澡时，只要脱光衣服，把他放进澡盆里，就两手拍打，高兴得直笑。洗完了，抱他起来，就又扭又哭，身子直往下蹲，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学到的这个物理学上的原理。